

優等獎

絕垣

石香

附近這幾條巷子，把青松搞得很困惑。

靠近馬路這條門牌註記八德路，隔壁巷子是光復北路，再往下是南京東路。同樣都是舊式四層樓公寓毗鄰座落，地址卻像是截然不同的地方。

車速放得很慢，他左手拇指與食指捏住一張皺巴巴的便條，掌心悠悠旋轉方向盤，右手撥動排檔桿退了一個檔位，轉彎時車身抖動不停。

奇怪，身後這條應該就是二十五弄沒錯，穿越兩條單行道繞過「」字再轉回頭，突然找不到原來的方位。青松把車子臨停在便當店前，打算撥電話詢問，像是店員的男子彎下身打理堆放在騎樓的菜籃，嘴唇叨菸往車窗瞥看一眼，青松下意識對男子點頭微笑。

幾天之前某個傍晚，青松接到一通陌生來電，對方語氣格外著急，約略是說住家陽臺一面隔牆傾倒，希望青松盡速過來協助處理。

身為一位從業三十年的木工師傅，接到類似的求助電話十分尋常，只是無論如何仔細回想，青松始終記不得曾經接觸這位客戶。屋主的手機號碼、聲音以及所述的施工物件都是全然陌生。

如果曾經做過應該會有印象才是，青松內心納悶。

「師傅，我跟你說，陽臺那面隔板現在就立在原地，講好聽一點是卡住，實際上就是晾在那邊，你想想看，原本是用來分隔兩戶住宅的牆壁，現在完全沒有固定，變成一面虛牆，你說這樣不嚴重嗎……」

「歹勢，頭家娘，我不知道妳說的是哪邊，妳們家陽臺之前是我做的嗎？大概在什麼時候？」

「就是剛才，阿彬他們水泥工一群人剛走，整個隔板弄得亂七八糟，我說要復原，他們說沒辦法做，只能再排一天工時重新堆一面磚牆，這樣子算一算我不知道要多花多少……阿彬說要省錢就去找木工來釘，很快就能處理好，我問他有沒有認識的師傅，他給我你的電話。」

阿彬，做水泥的阿彬？青松是有認識這個人沒錯，工班之間偶爾會彼此介紹生意，只是怎麼感覺不像是一筆好生意上門。

「頭家娘，我光聽妳這樣講沒辦法確認工作範圍，妳說一塊隔板鬆脫，是一塊怎樣尺寸、厚度的隔板？陽臺作業空間有多大，需要帶多少材料，至少也要實際現場看過跟妳報個價，妳能接受才動工，而且我現在也有其他工地要忙，沒辦法臨時抽身。」

「你想得太複雜，就是一塊木板釘一釘而已，尺寸比我身材高一點、寬一點，重點是我剛已經說了，沒有這道牆別人隨時可以從陽臺走過來，換作是你家門戶大開你會這樣無關緊要嗎？而且今天是因為水泥工把我的牆打壞，阿彬還推薦你是好師傅，我想說你如果做得好就介紹給親戚朋友，沒想到你一點都不懂得變通……每件事都有輕重緩急嘛，我這邊不會耽誤你多少時間，你盡快來幫我處理，工資我也乾脆一點不會跟你囉唆。」

青松沒來由被訓了一頓，話筒那頭聲線聽來比他年長，咄咄逼人的語氣讓他有些招架不住。抄下電話、地址，對方自稱是呂太太，算是勉為其難攬下這份差事。

為了迅速掌握施工狀況，青松思付應該撥通電話給阿彬，師傅間有些工作通曉的字彙，約略敘述一下能抓住幾項重點，省去多餘的摸索。

「喂——頭家娘，我人在一家欣悅便當店前面，旁邊是水果行，剛沿著門牌找，找到這裡怎麼號碼一下子全都亂掉了？」

「我不是叫你從正對加油站的巷子直直走進來，遇到洗衣店再轉嗎？」

「那條路走到一半就變成單行道，汽車沒辦法繼續往下開。」

「這附近賣吃的那麼多，我不知道你說的是哪一家，自己想辦法問路。我剛剛好不容易讓人用機車跟盆栽在樓下幫你占一個車位，趕快過來，不然一堆人搶著停。」

青松下車，遠遠對便當店員工笑了起來，這是他面對生人的慣用語，把手中便條遞給對方看過，便當店員工挪開唇上的菸，歪頭皺眉為青松比劃進出單行道的正反順序，有些穴位點開之後就變得沒那麼難。

四層樓的舊公寓，部分被加蓋成五樓，巷弄不寬，安安靜靜不像外面大路爭擠，居住這裡的人不知是何模樣。對青松來說，工作技術層面早已駕輕就熟，困難的是與客戶應對進退。雙方人和做得辛苦也甘願，反觀有些小工程施工容易，卻被挑三揀四搞得心煩慮亂。

找到正確位址，在巷路中段看見呂太太的「布陣」，青松短按兩聲電鈴提示已經抵達，俐落搬開盆栽將沒鎖龍頭的機車移到邊處妥放。

呂太太跛著懶人鞋下樓站在大門前尖叫，唉呀、唉呀！我不是說了只是釘一塊木板而已，你載這一大堆工

具幹什麼呀！

發財車正規矩標齊靠在壁邊，如同青松一絲不苟的個性。淺淺的後車斗，堆放木料、大小工具包、馬椅（工作梯）、紅外線水平儀、風車（空氣壓縮機），把藍色的小框框塞得飽滿，呂太太驚呼這簡直是小題大作。

這處舊公寓外觀看來質樸無恙，裡頭卻深陷漏水困擾，居住四樓的呂宅尤其嚴重，屋內牆縫四處斑駁痕跡。

呂太太找來泥作工班抓漏，處理最棘手的陽臺滲水，整面牆灰撲撲一片壁癌猖獗。泥作打掉大塊面積，重新鋪做防水層，仿如替舊牆汰換一張臉。

壞就壞在公寓格局，一道長陽臺連通左右兩戶，為了區隔各自起居空間，每一層樓作法不盡相同。有些住戶在陽臺中央以泥磚搭建一堵實牆，也有人草率以新舊板材相隔。

四樓狀況些許不同，原先陽臺中央矗立一扇鐵門，門片鏤空有洞，兩戶人家無法恣肆通行，但可藉由門上孔洞窺探彼此。大概是認為彆扭，鐵門事後被加釘一塊木板，木板緊密封阻陽臺動線，刻意經過量身打造。

阿彬與工班持鑽具破壞陽臺壁面，固定在牆上的鐵門應聲脫落，鐵門上的木板失去支撐成為一面虛牆。鐵門已不具備實際功用，早一步被泥作工班帶走，留下一片木板讓呂太太獨自煩惱。

聽從阿彬描述，青松在腦裡建構藍圖，運來完備的器械、木料正準備卸貨。面對呂太太質疑他不多辯解，要把木件做漂亮絕不是表面看到那麼簡單。

公寓梯間窄淺，青松搬動三尺乘七尺的兩分夾板小心翼翼轉上樓梯，成捆角料、工具包、馬椅陸續扛上四樓，車斗上最後一件機具讓他傷透腦筋。

笨重的風車任憑青松再魁武也不可能單靠一己暴虎馮河之力上樓，該找人手幫忙，眼前除了呂太太不見其他人選，他心想作罷，只是風車不用不可。站在一樓梯間四處打量，門後靠近地面位置找到一枚插座，決定風車就地一擺，拉長空壓管接二連三串成一線，筆直貫穿樓梯扶手間縫，通達頂層。

走進屋內青松說不出是哪裡不對勁，擺設物品明明很少，卻沒有簡約的美感，反而吐露凌亂秩序。客廳沒有茶几，靠牆一組三人座深灰色皮革沙發，皮面缺乏光澤顯得起皺，椅腳坑坑疤疤似獸爪抓過的痕跡。

最突兀的是高處一臺接近成人展臂寬的冷氣機，壓縮機就擱在陽臺，鐵架盡已泛鏽，像是被冷落許久。客廳地面鋪設一尺見方的白色地磚，受到屋外水氣影響，磚面濕漉漉的，空氣約略帶著霉味。

青松反射性快速掃描，公寓屋況一下子被他掌握，納垢的粉刷、斑駁的漆面，都像是曬傷欲脫的皮膚，肯定是被太陽慘烈螫過一回才有如此下場。

呂太太帶他去看鬆脫的木板，就立在陽臺通道正中，似一把利刃將一塊長條蛋糕一分為二。實在太奇怪了，假設抽開這塊木板，原有的陽臺狹長到不合常理，公寓興建之初為何如此結構？

比較自己帶來的夾板，陽臺上這塊木板顯然厚實很多，厚度逾半英吋，表面各處留下凹凸傷痕，但內在固實，稍做整理應可繼續留用。

「頭家娘我跟你說一下，妳這塊板子料不錯，雖然看起來髒髒舊舊沒有很漂亮，但是丟掉可惜……」

「那你就用原本這塊釘回去，釘牢一點，你帶來那些木片那麼薄，看起來實在不太堅固。」

「這個不是木片，一般我們工地稱呼是『梅哩訝』，通俗一點就叫作夾板。我簡單說一下今天施工方式，我會在陽臺中央搭一座骨架，原來的木板跟我帶來的夾板就像兩片吐司一樣從骨架兩面貼上去，這樣子做出來的牆就很堅固。」

「還要做骨架？會不會太麻煩，今天做不完我不就要再等下去？」

「妳放心，一定會幫妳弄好。」

工具腰包繫身，鉛筆勾掛耳上，才正準備大展身手，揭開地面工具袋發現一包南寶樹脂因搬運擠壓溢出黏。

唉，足無彩！青松向呂太太索來一枚空寶特瓶，大美工刀一刀刺穿瓶身腹部，沿圓周割開形成一個杯子。他用指掌刮起沾黏器具的樹脂，來來回回抹進杯口，除淨大部分黏漬之後，取一塊潔布沾濕將釘槍槍身拭亮，奮咳一聲清理喉頭卡痰，像是用力揩掉一道疙瘩。

此時青松的手滿是殘膠半濕未乾，也不過水清洗，雙掌交互搓揉往臀部一抹，認為不再濕黏也算乾淨了。待工具比待自己好。

大概是被這插曲攪和，青松放慢速度，站在陽臺往客廳回望，空盪的底處是一面白牆，牆尾一道圓拱形玄關，非常老派的裝潢。

看樣子呂太太一家應該在這公寓生活好些年，只是沒有看到其他人影。

「你這個會釘多久，需要幫你準備便當嗎？」

「到下午跑不掉。擲力，多謝！」

突然冒出的聲音讓他將注意力回到工作上，把陽臺的舊木板倒下斜靠牆邊，木板下緣墊一只拖鞋，避免打滑。

木板周遭埋入許多舊釘子，鐵釘又深又鏽，粗略估算至少半百支。有些冒出頭像綠豆芽，有些像斷腳的蝌蚪窩在溝裡。青松雙手握緊虎鉗用力扭，拔得滿額大汗，他那掌心的厚繭早已磨成習慣，換作拿筆的人肯定不出幾下就隆出水泡。

他從腰包取起鏟刀在木板表面戳磨，把扎人的粗枝鏟平，伸手撫摸邊緣並不是太滿意，又從工具袋拿出一把大刨刀，鐵鏈輕細敲擊刀背，讓刀刃吐到他想要的位置，刷刷地刨過木板捲出薄柴魚片。

他的手掌撫過再平滑的木面都有股沙沙的雜音。

屋外風大，打開陽臺窗戶木屑吹得四處飛，青松眨眼拍掉如影隨形的木屑。冷冬天工作很不暢快，臺北總是細細綿綿陰雨，穿厚外套防寒，搬重、爬高顯得綁手礙腳，他一年四季總是輪穿幾條舊牛仔褲，上身是短袖或長袖棉衫紮進褲腰裡頭。

呂太太神出鬼沒靠站在陽臺落地窗邊，青松正拿出一臺紅外線水平儀就地點開光源。

「你沒事帶一顆閃紅燈來幹嘛？」

「這個儀器可以幫忙抓水平線跟垂直線，到時候牆壁搭完才不會歪斜一邊。」

「阿彬說你木工做三十年了，還以為工夫多好。」

「現在時代進步，什麼工夫都一樣，靠儀器幫忙才可以做得又快又好——阿彬他們沒有用紅外線嗎？不能吧，現在還在用秤錘跟水平管抓線？」

「那個我不知道，你幫我做漂亮一點比較重要。」

紅外線打在陽臺形成一道虛擬的牆，青松拉開墨斗線在紅光投影的地方做記號，抬頭確認這一道工整斷面，嘴裡喃喃自語，簌的一聲拉長捲尺，往陽臺天花板高處一頂，彷彿丈量天地般展開把戲。

站上馬椅，斟酌壁面折縫細節，手往耳邊一探，抽出鉛筆抄寫幾件數字符碼，雙腿一夾一放，踩高蹺般在高處左右橫移來去自如。

拆開角料捆繩，青松對照方才的紀錄裁切，「想說做一點點而已，沒載鋸臺過來，手鋸比較花時間。」鋸齒與角料磨擦嘶嘶喝喝發出爽脆的聲音。

呂太太也沒閒著，看見青松抱著幾枝切開的「木棍」在陽臺比擬，一把撿起地上的折疊鋸就要幫忙，「你一邊做，我一邊幫你鋸，這樣比較快。」地面一根角料中段有鉛筆記號，青松正想婉拒已經看見呂太太下手，鋸片進入角料半途斷面已歪斜，想繼續下去也不是，收手亦來不及。

「想說才細細一枝，怎麼這麼難鋸！」

「妳兩隻手抓太開，剛下刀用力就歪掉了。」

肯定是初步體認到行業的眉角，呂太太閉嘴沒再嘮叨。

青松配置角料，沿循陽臺的天花板、窗框、壁面、地板、梁柱繞過一圈圍成不規則狀多邊形方框，再往工具袋拎出一件雷同書桌抽屜大小的塑膠硬盒，裡頭裝有一把大鋼牙（大型釘槍）。

大鋼牙套接空壓管，一樓的風車馬達正嘖嘖轉動，拉開釘匣，填充二吋半長釘，青松將槍口對準壁面角料，砰——刺、砰——刺，一槍一針打穿泥心。

「師傅，你用這個釘槍打很快，算是偷吃步！」

「也不能這樣講，現在釘槍已經很普遍。以前我們剛出來做，遇到這種木頭要釘牆壁、地板，就是拿大榔頭對鋼釘用力敲，一整天下來很費力是一回事，效率真的差很多。」

砰——刺、砰——刺，大鋼牙孔武有力蠢蠢欲動，青松操作十分審慎，從頭到尾僵住一號表情，彷彿正與

猛獸對峙，擱在地面隨時留意槍口不對人。

呂太太倒也看得出輕重，站得老遠，不多久走進屋內不見人影。陽臺隔板的框架已見雛型，進度堪稱順利。

克服一道關卡，青松嘸起嘴唇隨意吹出口哨，要是平常在工地他還會打開收音機聽電臺廣播，讓枯燥的工作場合穿插些許律動音符，時間寄託在樂聲之中經常會轉動得比較快。

青松的專注力投射在眼前搭建的方框，高度約莫二米半，內心推估應當在其中加入多少橫向角料增加骨架的韌性。假設每間隔一尺增釘一道角料，至少必須再增釘七道，他嘴裡嘀咕，拉捲尺、重新爬上馬椅在牆壁兩頭標記，開始覺得身後傳來詭異的發聲。

暫時停住手邊工作四下變得安靜，他不確定自己是否誤聽，那是一陣沉沉的呻吟，聲音缺乏朝氣與力道，比較像是拖著病痛乾噁。

呃……呃……站在高處的他回頭探看，在這一條悠長的陽臺上，除了連通客廳的落地窗，靠近角落另一頭還有一扇舊損的鋁窗。

卸開大鋼牙接頭，整理散落雜陳的機具與管線，青松腳踩白膠鞋躡步往後走。鋁窗玻璃未完全闔上，窗後棕色絨布簾嚴實遮掩，裡頭該是臥室空間，呻吟就是從這個房間發出。

聲音聽來是上年紀的男人，聲源位置頗低似乎正臥病在床。青松自己頭尾亦是滿身傷，肩頸積勞成疾，肘難全直，腳有足底筋膜炎。

沒什麼好怨的，還能勞動，沒什麼好怨的。

丈量角料，攤平在地畫線，攔一塊木頭將角料一端稍微墊高，握牢折疊鋸乾淨下刀。每一件被裁切用來增強骨架的角料切口平整，是端正的方體。

角料恰恰卡進框架之中，青松替換一把中型釘槍，正要套接管線就聽見鋁窗傳出發怒責難聲。

「你故意的是不是，要整我不是，去看一下外面的天氣，這種天洗床單會乾嗎……要講多少次……沒人理你……」

這聲音該是呂太太的吼叫沒錯。稍早只是覺得她嘮叨，現在多了一些苛薄的威嚇。

中釘槍拿在手中輕盈許多，青松閉上左眼，用單眼確認角料邊緣是否切齊。砰刺、砰刺，下釘節奏也變得暢快。

塞進框架底部的角料，有一根明顯拿捏過長，卡進去歪斜一邊。先是拿刨刀修飾尾端，發現仍誤差半釐米，又蹲了下來，單膝著地，角料擱在大腿上，用折疊鋸裁去。

一雙結實的腿急急忙忙從他視線遠處踩過，青松隱約看見是一名身形嬌小的女士抱著被單穿過圓拱，往屋後像是廚房或者後陽臺的路徑躍去。

「穆那——穆那——我抱不動，快來幫忙！」

那一雙腿又急急忙忙奔跑回來，拖鞋在地板啪嗒嗒發出倉促響聲。

怎麼回事，慘烈「唉」的一聲，青松丟下鋸子就想衝過去幫忙，走至客廳中途他猶豫了。發出聲音的房間掩得密不透風，壓根兒不想讓人看見房裡的事，這麼走進去實在唐突。

撿起地上的角料，指腹摸一摸刺人的節點，世事不可能每一面都光滑，還是趕緊把本分做好。呂太太明顯很在意工時的事，能早結束就盡早收工，省得芥蒂打壞心情。

砰刺、砰刺，砰刺、砰刺。折騰好一陣子呂太太掛著一張臭臉出來，連喊兩聲問青松要吃什麼便當，沒等到回答，鐵門一甩逕自下樓離去。

客廳沙發旁邊一張圓木桌，圓周全被折了下去，變成一張矩形。桌子底下的椅凳是實木做的，搬起來很沉。沒有人陪青松吃飯，他一個人坐在凳上半倚牆，不像年輕人邊滑手機邊咀嚼，而是犯職業病對木製家具敲敲打打。

圓木桌看來不算年輕，外觀無激烈傷損，但是桌面留下諸多油漬、醬垢，可見從前被頻繁使用；現在便當剛放上去，松青手肘微靠桌緣，衫袖就沾上薄塵。

紙餐盒都還沒掀開，油炸肉皮的鹹酥味早一步竄出來，餐盒上蓋鼓鼓的，下面埋放一隻雞大腿。

如果可以回家吃飯，青松肯定不外食，他注重餐食清潔。餐盒上頭印刷「欣悅」大字，呂太太明明就會光顧這家便當店，怎麼連名字都記不起來！

他想起在騎樓就地堆放的菜籃，內心有點顧忌，但也不可能多做挑剔，出門在外求吃飽，下午備足氣力繼續做。

「穆那，今天出來客廳吃，等一下把整張床都整理一遍，夾縫一堆飯屑用吸塵器吸一吸。」

以為是自己眼花看錯，眼前一具金剛般龐大身軀從圓拱走出來，以發顫的步印前進，每往前挪身一步就停頓一下。金剛垂下眼瞼，全白頭髮披散額前，雙手撐握助行器，眼神很哀傷，看見青松坐在桌前金剛本能地想迴避。

青松站起身，一時手忙腳亂把椅凳撞倒，他沒去管椅子，迎上前要攙金剛一把。金剛身後那名嬌小、皮膚黝黑的女士咧嘴笑著，她用身體的力量把金剛框住，用髖部頂著金剛抬腿、踩地。

這麼小一個人竟然可以扛著金剛前進。

原想伸手協助金剛坐下，青松到底是外行，專業問題交由專業解決。女士正面環抱金剛，雙臂使勁撐住他的雙腋，蹲低重心，緩緩將金剛安置椅上，一張較寬大擁有扶手的座椅。

從這一刻起青松完全忘了自己便當配菜是什麼，他凝視女士手中端著鋁皿，湯匙一瓢一瓢刮起皿內稀飯往金剛嘴裡餵。白色無滋無味的稀飯。

炸雞腿有些身不由己。

「師傅、師傅，拜託一下，這個房間先幫我看看。」呂太太沒在意青松吃到哪裡，遠遠吆喝要他幫忙。

一間金剛住的房間，青松進到他從陽臺望不穿的房間。

靠牆位置，一張類似醫療用途的床架，床頭旁是便盆椅，床的對面是窗，窗下一座深褐色五斗櫃，五斗櫃旁堆放林林總總雜物，有好幾件麻布袋塞滿東西。

「師傅，這邊牆壁下緣都發霉了，今天拜託一起處理。」

「這個要請阿彬抓漏，木工沒辦法做——之前怎麼沒跟陽臺一起解決？」

「陽臺漏水漏成那樣，房間裡面一點點而已，用木板釘一釘，不要太難看就好。」

呂太太拉著他看房間內更多的壁癌，挪開麻布袋之後，角落一整排像老人斑的污點，以及鬆垮垮的牆壁肌膚。

「你看，這些都是，你不幫我釘，我就是用一堆雜物遮起來。」

「頭家娘，壁癌沒人這樣做，外面釘起來沒用，裡面還是發霉，而且這樣做根本不能看，上面是水泥牆，下面擋一塊木板，材質、顏色完全不同，人家看到問哪個師傅做的，會被笑死！」

「拜託，你也好心一點，人就在現場，這點小忙也不幫，已經是師傅了，會不會太小鼻子小眼睛……只是釘一塊木板，你真的認為很過分嗎，我在樓下就看見你搬好幾片上來，陽臺用不完拿來房間用嘛，難不成剩下的你還要載回去嗎，就說材料錢算我的了……」

拗不過要求，青松連午間小憩都省略，回過頭把便當扒完，繞到屋後廚房找垃圾桶，撞見女士端著一碗白飯孤站流理臺邊。

女士點點頭把便當空盒接了過去，青松多少有些難為情，想著應該搭上幾句話才顯得禮貌。

流理臺上擺放一個小碟子，碟裡盛有灰灰綠綠的食物。「那是什麼？」就算外觀已經很清楚，青松還是轉頭問了一句。「魚啊、辣椒。」講完話，女士自己笑了出來。「妳中午就吃這個？」「對啊，很熱，吃不下。」

青松明白哪裡不對勁，臺北入冬讓來自熱帶的女士發冷，明顯穿得比自己更多，說熱不曉得是虛應抑或想家？

毫不猶豫伸手捏了一口菜塞進嘴裡，青松頻頻稱許，發自內心覺得好吃，從表情就看得出來。非常重口味的小菜，鹹香嗆辣，夜晚倒一杯啤酒搭看一齣長壽劇，很簡單感到愜意。

女士用筷子頂一下碟子邊緣，讓小菜更接近青松。青松揮揮手要她慢用，心心念念要把房間的差事做完，還給金剛午休。

一包一包挪開麻布袋，幾個袋子特別沉，裡面堆疊成沓類似雜誌刊物的紙本，全都泛黃受潮散開一股濕

味。青松不討厭那個味道，當作在呼吸歷史，好奇翻弄一陣，全是賽鴿會訊。

金剛是養鴿子的人嗎？隨意被擱在布袋頂處的小相本，從前相館沖洗照片附贈的那種規格，穿插幾位不同中年男子的照片，他們看似被聚集在相同一個場合，手提一只方方正正的硬盒，硬盒外有長短針指時間。

黑髮整齊向後梳理的人是金剛嗎？照片裡他一掌攤開鴿子的羽翼，翼上蓋有章印，男人笑得非常燦爛。

默許接下呂太太的差遣青松隨即就後悔了，今天他的發財車並未載來鋸臺，每個環節總有難言喻的不稱心。青松很頭疼，夾板必須切成幾片尺寸不一的方矩，徒手做這事非常勞心折磨。

拉開折疊鋸硬著頭皮開鑿。身旁幾件麻布袋仔細看原來都是飼料袋，有大、小兩種尺寸，小袋子多被用來裝舊衣物，一件質料上好的暗色襯衫織印盛開的紅花。金剛從前行頭就是這些嗎？至今上下都是方便穿脫的棉衣棉褲。

大布袋裡收納種類顯得繁雜，保溫瓶、水瓢、量杯各式器皿皆有，還留下幾只「海底雞」罐頭空盒，青松好奇那被用來當成什麼。

費心裁切夾板，青松的上衣由藍色滲成靛色，既然呂太太說要遮掩，那就遮起來吧。脫皮的牆壁，龜裂的壁縫，夾板覆蓋上去實是簡陋，但說到底至少一眼望不透幕後的殘景。

嬌小的女士面對聲聲呼喚，從後頭架著金剛的軀體，諳練利用槓桿與支點，一舉手一投足，盡可能讓他化身變形金剛。

骨架已經建好，只差把兩塊吐司貼上。回到陽臺收尾，青松拿出裝有樹脂的剖半寶特瓶，添加少許自來水

稀釋。拾起一把舊牙刷，在寶特瓶內攪拌、拉高，確認調整過後的稠度。

牙刷順沿骨架由上至下沾點出白花一片，他柔軟的手腕像揚琴。木工當然也是藝術，師傅間都說最難的是對話藝術。

有些地方下手重塗多了，青松伸出指頭將膠抹上別處，太淡的，就多補一些；樹脂稀一點、稠一點；下釘深一些、淺一些；榫頭鬆一些、緊一些。他的日常永遠都在分寸拿捏。

陽臺上那塊舊木板，輕輕靠上骨架，青松多留意一眼四周位置，施力壓了上去。再次替換釘槍，三把之中最小者若熨斗大。槍嘴靠上木板輕敲探虛實，掌握板後角料位置，沿同一水平高度打釘。

砰刺砰刺、砰刺砰刺，蚊釘槍節奏加快更多。

陽臺後面那道窗，也許金剛已經入睡，沒聽見類似上午的哀號。其實金剛胃口算好，半皿粥，看來並不輕鬆，一口一口嚥下吃完，沒有一絲抗拒。

因為牙口不好嗎？皿內不見一道配菜，像他的頭髮一樣白蒼蒼一片，叫人提不起勁。照片裡中年男子得意喜笑的樣子，有通排健全的牙齒；此時金剛肚腹出奇凸出，呈現奇異比例的腹圍，鼓脹脹的形狀，裡頭填塞什麼無奈？

廚房傳出鏗鏗鏘鏘聲響，看樣子還輪不到嬌小的女士休息，就算金剛已經躺下。水龍頭嘩啦啦流水，沖澀碗盤激起清脆水聲，手指搓拭容器內泡沫，一陣澀澀的摩擦聲響起。

「師傅啊，現在整間房間都是膠味，什麼時候才會散？你木板貼上去跟牆壁顏色也差太多了吧！」

「我已經跟你講過沒有人這樣做。現在只能把木板補上白漆，起碼讓色差縮小一點。」

「你有認識油漆嗎？還是你也有做油漆，你們做工的不是每樣都會一點？」

「油漆有油漆的專業，不然妳就上網找，現在很多人修房子都靠網路……」
不確定是願意或不願，青松直覺做出這般回答。

廚房轟隆隆抽油煙機作響，大蒜被丟進熱油炒鍋爆出香氣。嬌小的女士也哼歌，一段輕快無歌詞的旋律。

木板釘牢之後，成為一堵實牆，青松無法再藉由骨架的間距穿梭兩端。

稍早攜來的夾板，其中一塊被裁開用去遮掩房間的壁癌。他搬動其餘兩塊，跟隨呂太太身後往鄰戶借道。年輕媽媽手牽學步的男娃來開門，男娃半彎著腿踩沒幾步又跌坐在地，索性伏在地面爬了起來。「寶貝、寶貝，慢慢走呀！」媽媽一把抱起，朝他臉頰又親又蹭的。

兩戶陽臺完全對稱，嚴格來講根本就是同一道陽臺，只是被一面薄牆切開。青松剩餘的工作是要完成一塊和原有木板一模一樣規格的板材，貼上骨架的另外一面，長、寬、彎角、凹折經過一個上午的相處已屬舊識。

青松又一次拉開捲尺確認避免閃失，重複進入丈量、標記、裁切、修整、刨木、黏膠、打釘等過程。一切就緒速度加快很多。

他走回原先施工的陽臺，將所需工具陸續搬往對面，恨不得能在中央開起一扇任意門，明明就是緊鄰的兩端，此刻每走一趟都要繞行一個大口字不可。從樓梯間一路竄上的空壓管，也得重新拉整布置。

左右住戶大門敞開，玄關飄繞一股辛辣刺激味，嬌小的女士拌炒一鍋辣椒小魚，用一個大鋁盆裝盛、攤散，架高在餐桌上放涼。這道菜味道濃烈，帶有些許魚露腥臊，呂太太厭惡屋內充斥葷雜的氣味，餐桌旁一盞立扇使勁打風，扇葉不停搖頭說自己跑錯季節。

青松把第二片吐司釘上，完成後他慣性伸出掌心撫摸每一吋肌理、關節，把任一處粗糙的觸覺擺平。窗臺轉角毫釐間的空縫，多少不盡人意，他搖搖頭，只能這樣了，牆面是緊實的，他從不省工偷料。

跳下馬椅，拿起蚊釘槍，把最貼近地面的幾根釘子打上，砰刺砰刺、砰刺砰刺。年輕媽媽持湯匙拌動手捧的小碗，嘟嘴吹散碗緣熱氣，「寶貝，來來來，寶貝，你最喜歡的貝殼湯湯……」

站在陽臺長呼一口氣，青松笑了，細看這間屋子裝潢，與方才截然不同的溫度：二尺見方拋光石英磚，潔淨無髮紋殘留；液晶電視鑲鎖壁上，約莫察覺電源關閉不久的柔暖；大面積遊戲墊鋪地，波力與安寶車停在上隨時出勤救援；四面牆壁平整粉刷，木扶手沙發樣式簡潔，掃地機器人在客廳張望。

房子多了青春生氣，少一些霉氣。

收拾工具，回頭要請呂太太驗收，嬌小的女士掐著一只草莓醬玻璃空罐，往罐裡填塞辣椒小魚，女士一邊填一邊震拍罐身，巴不得罐子容量再大一點，能夠裝下所有小魚。

驗收過程出奇乾脆，原先還擔心遇上什麼為難。陽臺兩端各看過一眼，伸手拍打壁面，對於木件的細節還算稱譽；唯獨碎嘴念了幾句，說施工把環境弄得髒亂，屋內空氣一團糟。

青松無奈，他那融合工地三十年的五官知覺——溶劑氣味、揚塵、噪聲，一切早已習以為常。只能建議先讓家門開著，維持空氣流通。

紛飛木屑、四散的角料殘塊，最後還是依賴嬌小的女士幫忙收尾，她握掃帚施力很輕柔，青松明白這是慣於勞動的人，手腕很巧，避免弄得烏煙瘴氣。

上下樓梯奔走多趟，終將一切器具上車。其中一件工具袋被塞入一罐草莓醬，收也不是，若無其事也失禮，不想辜負對方善意，青松向嬌小的女士招呼點頭。女士淺笑，笑紋挾帶生熟不一的表情。

在四樓梯間點完工資，青松向呂太太禮貌性致意，呂太太沒客套說些什麼，也沒打算送他下樓，只是隨意揮揮手，接著轉身走進年輕媽媽的屋子，赤腳踩過拋光石英磚，一屁股跳上沙發，雙腿擱在木扶手上，按開電視遙控器。

青松視線被帶進裡頭，從門口的角度細看才發現，木扶手沙發後方內嵌整面牆的賽鴿獎盃。

作者介紹

石香

本名蔡昇融。新北市汐止人，喜歡閱讀及游泳。書櫃上積累成疊花錢購買卻不曾翻閱的新書；因長期怠惰運動提早進入變態發福期。最近的興趣是聽小孩子童言童語。

評審意見

來自木匠的救贖 林俊穎

「經驗匱乏」與「城市無故事」兩論，是駱以軍與王安憶二十年前提出的，迄今仍是所有有志小說創作之人亟欲攻克的難關，我們有幸目睹〈絕垣〉用一種從容、內斂、飽滿的氣韻，如同上好的單眼相機，敬邀讀者一起進入這一棟老舊發霉的公寓的堂奧，靜靜地、不眨眼地浸潤幾個小時，城市的故事便在其中，像養在盆水中的洋蔥，綠芽一根根抽長。

更值得推崇的是作者的態度，對讀者的信任與尊重，並等待著賞識，這是於今不多見的美德。是以，作者不急於控訴，也就不會煩躁地下重手或自揭底牌，關於這又老又窮的臺北，千家萬戶的困窘與悽愴，取其一以為抽樣，如何修復？怎樣救贖？我們讀者得向這一位擁有人類古老手藝的木工師傅好好學習。